



1 4
1555
213



門 14
1555
213

曲洧舊聞卷第六

新安 朱 弁 少章 撰

豐相之作獨座日曾子宣拜相疑相之不附已密遣其
客倪直侯探其意直侯見豐曰曾子真拜如何相之
日也且看其設施始得子宣聞其言怒甚翼日罷為
工部尚書故相之謝表云內侍已成於怨府何不思
危侯人未剡於封章俄聞報罷蓋相之屢言郝隨不
聽而欲論子宣又不果也

劉德初為儀真教授日與官奴密遊監司欲發其事晁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美叔祕監時為大漕其子之道從容言劉與某氣類不相合然其人必貴美叔因營救之德初甚感焉建中靖國間德初知時事將變謂吳材聖曰吾儕取富貴正在此時晁之道有文章善詞令可引為臺諫以相助之道聞二公言答曰此固所願但某自視骨相不是功名會中人若不見聽恐必敗二公事二公知其意不可強遂止

邢恕字和叔呂申公司馬溫公皆薦其才可用子居實字惇夫年不二十文學早就議論如老成人黃魯直

公所謂元城

一作小邢是也元

不本於人情者和叔見申公密

雖出於簾幃然子改父法上春秋鼎

曰為也

地乎申公不荅未幾復以此撼

公曰他日之事吾豈不知顧為趙氏慮當如

叔忿然曰趙氏安矣司馬氏豈不危乎溫公

心本為趙氏如其言不行趙氏自未可知司

馬氏何足道哉和叔恚恨二公不聽納其說紹聖中言二公右廢立之意而已獨逆之陰沮其事蔡元度

乘虛助之蹤跡詭祕士大夫莫不知之章子厚入其
言醞釀已成密令覘者以南北二第譏察其出
入哲宗將御後殿龜之金成知之而不能遏以聞
欽聖欽聖曰事急乃下邀車駕問曰常時不曾御
後殿今必有大事也哲宗亦不隱欽聖曰大臣既有
謀必上皇娘且官家卽位後飲食起居盡在娘
娘問未嘗以相離也使娘娘果懷此心當時何所
不可乃與外廷謀乎哲宗始大悟懷中探一小冊子
以授欽聖遂降其不御後殿其事遂寢然申溫二

公猶追貶也惇夫是時已蚤世矣魯直詩曰魯中狂
士邢尙書自言扶日上天衢惇夫苦在鑄此老不令
平地生丘墟正謂此也建中靖國閒欽聖降出小冊
子和叔放歸田里曾子開行詞頭其略云使光公著
被凶悖之名蒙竄斥之罪欺天誤國職汝之由矧汝
於彼二人實門下士借重引譽恩意非輕一旦翻然
反爲仇敵擠之下石孰謂虛言子厚於謫所聞之惶
懼於謝表中自敘云極力以退絕徐王覬覦之謗一
意以推尊宣仁保佑之功豈推密盡於空言固亦顯

存於實狀反覆詭詐掠虛美者他人贗直拙疎斂象
怨於一已所謂欲蓋而彌彰也

元祐初蔡京首變神宗役法蘇子由任諫官得其奏議
因論列其事至崇寧末京罷相黨人竝放還尋有旨
黨人不得居四輔京再相子由獨免外徙政和間子
由訃聞贈宣奉大夫仍與三子恩澤王輔道爲子言
京以子由長厚必不冝發兵變役法事而疑其諸郎
故恤典獨厚也

蔡京進退倚中貴人爲重恨無以結其心每對同列言
三省樞密院胥史文資中爲中大夫者宴則坐柔殿
出則偃大藩而至尊左右有勲勞者甚衆乃以祖宗
以來正法繩之吾曹心得安乎於是倖門一開建節
者二十餘輩至領樞府封王爲三少時時陶鑄宰執
者不無人焉

吳伯舉守姑蘇蔡京自杭被召一見大喜之京入相首
薦其才三遷爲中書舍人時新除四郎官皆知縣資
序伯舉援舊例言不應格京怒落其職知揚州未幾
京客有稱伯舉之才者且言此人相公素所喜不當

久棄外京曰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兩者豈可得兼耶

蔡京豐吏祿以示恩雖閒局亦例增俸入張天覺作相悉行裁減鄒浩志完以宮祠里居月所得亦去其半嘗謂晁檢討曰天覺此事吾儕無異詞但當貧窶之際不能不悵然乃知天下人喻義者少也

自崇寧以來給舍多不論駁靖康新政人人爭言事唐恪在鳳池謂朝請大夫王仰曰近來給舍封駁太多而晁舍人特甚朝廷幾差除不行也君可語之以道

聞其言笑而不荅仰字子高王子發之子也室唐

子晁出也故中書君使之達此意

熙河用兵歲費四百餘萬緡自熙寧七年以後財用出入稍可會計者歲常費三百六十萬緡元祐二年七月內令穆衍相度措置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事所收到元豐八年最近年分五川軍實費計三百六十八萬三千四百八十二貫今隨事相度裁減除餘共約計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三百餘貫卹延開拓不在其數北邊自增歲賜以來綿絮金幣不過七十萬

是一歲開邊五倍之而戎羌跳梁出沒不時赤子蹈
鋒鏑之禍者可勝痛哉東坡云橫費之才猶可以力
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真保國者藥石之論也
用兵與結好其利害相懸絕如此曹南院帥秦日不
肯向西行一步其智識真雄傑人哉

政和以後黃冠寢盛眷待隆渥出入禁掖無敢誰何號
金門羽客恩數視兩府者凡數人而張侍晨虛白在
其流輩中獨不同上每以張胡呼之而不名焉性喜
多學而於術數靡不通悟尤善以太一言休咎然多

發於酒曰某事後當然已而果然嘗醉枕上膝而臥
每酒後盡言無所諱上亦優容之曰張胡汝醉也宜
和閒大金始得天祚遣使來告上喜宴其使既罷召
虛白入語其事虛白曰天祚在海上築宮室以待陛
下久矣左右皆驚上亦不怒徐曰張胡汝又醉也至
靖康中都城失守上出青城見虛白撫其背曰汝平
日所言皆應於今日吾恨不聽汝言也虛白流涕曰
事已至此無可奈何願陛下愛護聖躬既往不足咎
也

蔣穎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晝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書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爲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函矢華嚴云善度城居士韓瑟眊羅頌大悲爲勇猛丈夫而天神言妙善化身千手眼以示父母旋即如故而今香山乃是大悲成道之地則是生王宮以女子身顯化考古德翻經所傳者絕不相合浮屠氏喜誇大自神蓋不足怪而穎叔爲粉飾之欲以傳信後世豈

未之思耶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幕燃椽燭一秉燭二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草某人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可謂清矣皆曰實無有也其閒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鑪命歌舞閒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燕集屢

舉以爲笑

王平甫該洽善議論與其介甫論新政多援據介甫不能聽姪雱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啟曰兄在相位要須令天下後世人取法雱雖疾止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徼福安知三清門下獨不行倉法耶介甫大怒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履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觀寢疾子履往候之觀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履笑曰體中少不佳何

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應聲復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沈括字存中爲內翰劉貢父與從官數人同訪之下馬典謁者報云內翰方就浴可少待貢父語同行曰存中死矣待之何益衆驚而問其故貢父曰孟子不云乎死矣夫盆成括衆始悟其爲戲乃大笑而去

楊畏字子安元豐元祐紹聖更張獨能以巧免世號楊三變薛昂肇明在政府和駕幸蔡京第詩有拜賜應須更萬回太學呼爲薛萬回昂守洛師日楊閒居洛

下一日府宴別無客惟子安一人而已或問一幕官曰今日府會他客不與耶幕官曰客甚易得但恐難得如此好屬對耳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世閒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荅曰一撮鹽一楪生蘿蔔一盃飯乃三白也貢父大笑久之以簡招坡過其家喫鼎飯坡不省憶嘗對貢父三白之說也謂人云貢父讀書多必有出處比至赴食見案上所設惟鹽蘿蔔飯而已乃始悟貢父以三白相

戲笑投匕筋食之幾盡將上馬云明日可見過當具糲飯奉待貢父雖恐其爲戲但不知糲飯所設何物如期而往談論過食時貢父飢甚索食坡云少待如此者再三坡荅如初貢父曰飢不可忍矣坡徐曰鹽也毛蘿蔔也毛飯也毛非糲而何貢父捧腹曰固知君必報東門之役然慮不及此也坡乃命進食抵暮而去世俗呼無爲模又語譌模爲毛嘗同音故坡以此報之宜乎貢父屢不到也

新州起相獄爲吳冲卿在豎路安不更張不合人

情凡安石所擯棄老成欲漸召用新州知不爲己利故因相州吏詞連宰相凡冲卿親戚官屬皆鞠考鈞致其語裕陵獨明其無他而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共論臺獄不直皆罷去新州代潤甫爲中丞冲卿久之求退新州終以擊搏輔政自此觀望成風爲裕陵之累有不可勝言者矣

政和閒常子然謝任伯江子壽 訪晁伯宇及其弟叔用於昭德之第因觀梁蕭子顯古今同姓名錄見有王敦四王莽二董卓三子我曰本朝有兩□□一在

太宗時見於登科記官不甚顯叔用曰以此諸人聚於一時則柰何伯宇曰無害吾此有九張良足以制之座上無不大笑子房至有九人同其姓名而世莫知可見今人讀書比古人少也

韓持正侍郎字存中雖爲張賓老所知在從班十八年無所附麗故蔡京不喜大觀以後多偃藩於外能知本朝典故談祖宗時事歷歷如在目前宣和閒守鄭京西路 蝗蝗獨不入鄭境客或譽之存中云亦偶然耳善論時事後必如何至今無一言不中自鄭歸

老至於曹建炎初卒於家平生好事極多子願誌其墓不知其子今在何許也

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爲而畏人不從者多託元豐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脅持上下人無敢議者張天覺爲相欲稍蠲罷以便人乃置政典局以范鏜等爲參詳官討論其事聞陳瑩中著尊堯集專爲先政也天覺奏乞取其書復召惠卿惠卿旣至而卒鄭居一輩恐天覺得志不爲己利也知劉嗣明與辟雍司業魏憲相友善也令嗣明與之俱來相見

許以立螭憲鏜子壻也憲歸見鏜論天覺孤危丈人盡謀所以自安者鏜入其言憲草劄子其大略言成湯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見有君而無臣獨能成一代勳業者今陳瓘作尊堯集皆力詆王安石如瓘所論豈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鏜請對如言有旨令催促瓘疾速繕寫赴局投納俟其書至上焚之天覺由是求去甚力天覺旣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曲洧舊聞卷第六

曲洧舊聞卷第七

新安 朱 弁 少章 撰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也好學喜綴文有鄖鄉涪江二集嘗記天下酒名今著於此
 后妃家高太皇香泉向太后天醇張溫成皇后醴醪朱太妃瓊酥劉明達皇后瑤池鄭皇后坤儀曹太皇瀛玉宰相蔡太師慶會王太傅膏露何太宰親賢親王家鄆王瓊腴肅王蘭芷五王位椿齡嘉王琬醕濮安懿王重醞建安郡王玉瀝戚里李

和文駙馬獻卿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駙馬敦禮醴醪

曹駙馬詩字公雅成春郭駙馬獻卿香瓊大王駙馬

瑤琮錢駙馬清醇內臣家童貫宣撫褒功又光忠梁

開府嘉義楊開府美誠府寺開封府瑤泉市店豐樂

樓眉壽又和旨即白磬樓也忻樂樓仙醪即任店也和樂樓

漿即莊樓也遇仙樓玉液王樓玉醞鐵薛樓瑤醴仁和

瓊漿高陽店流霞清風樓玉髓會仙樓玉醕八仙地

仙醪時樓碧光班樓瓊波潘樓瓊液千春樓仙醇今廢

為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今廢銀正店延壽蠻王園

子正店玉漿朱宅園子正店瑤光邵宅園子正店法

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醪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

宅園子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祿郭小齊園子

正店瓊波楊皇后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

法酒南京桂香又北庫西京玉液又醪醴香四輔澶

州中和堂許州渙泉鄭州金泉河北真定府銀光河

閒府金波又玉醞保定軍知訓堂又杏仁定州中山

堂又九醞保州巡邊銀條又錯著水德州碧琳濱州

石門又宣城博州宣城又蓮花衛州柏泉棣州延相



堂恩州揀米又細酒洺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邢
州沙醅金波磁州風麴法酒深州玉醅趙州瑤波相
州銀光懷州宜城又香桂又定州瓜麴又錯著水河
東太原府玉液又靜制堂汾州甘露堂隰州瓊漿代
州金波又瓊酥陝西鳳翔府橐泉河中府天祿又舜
泉陝府蒙泉華州蓮花又冰堂上尊也邠州靜照堂又玉泉
慶州江漢堂又瑤泉同州清洛又清心堂淮南揚州
百桃廬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東西宣州琳
腴又雙溪江寧府芙蓉又百桃又清心堂虔州谷簾

洪州雙泉又金波杭州竹葉清又碧香又白酒蘇州
木蘭堂又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
湖州碧瀾堂又雪溪秀州月波三川成都府忠臣堂
又玉髓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州瓊波又竹葉清劍
州東溪漢州簾泉合州金波又長春渠州蒲萄果州
香桂又銀液閩州仙醇峽州重麩至喜泉夔州法醪
又法醞荆湖南北荆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
酒歸州瑤光又香桂福建泉州竹葉廣南廣州十八
仙韶州換骨玉泉京東青州揀米齊州舜泉又清燕

堂又真珠泉第一兗州蓮花清曹州銀光又三醜又
 白羊又荷花鄆州風麴白佛泉又香桂維州重醞登
 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宣城濮州宣城又
 細波單州宣城又杏仁京西汝州揀米滑州風麴又
 冰堂金州清虛堂郢州漢泉又香桂隨州白雲樓唐
 州淮源又泌泉蔡州銀光香桂房州瓊酥襄州金沙
 又宣城又檀溪又竹葉清鄧州香泉又寒泉又香菊
 又甘露潁州銀條又風麴均州仙醇河外府州歲寒
 堂

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
 后貴妃以下諸閣皆有是時溫成薨未久詞臣闕而
 不進仁宗語近侍詞臣觀望溫成獨無有色甚不懌
 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公徐云某有
 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
 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
 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閒既進上大喜禹玉拊公背曰
 君文章真是含香九子也

上元張燈按唐名儒公襲漢武帝祠太乙自昏至明故

事梁簡文帝有列燈賦陳後主有光壁殿遙詠燈山
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燈文宗開成中設燈迎三
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太宗三元不禁
夜上元御端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其後罷中元下
元二節而上元觀遊之盛冠於前代矣又見春明退
朝錄大同小
異

唐成都府有散花樓河中府有薰風樓綠莎廳揚州有
賞心亭鄭州有夕陽樓潤州有千巖樓皆見於傳記
今無復存者蓋或易其名或廢而不修也又見退
朝錄

元豐元年盜發陽翟而元獻晏公墓最被其酷始盜之
穴塚也煙霧不可近及有黃氣氤氳而出乃下石乘
松炬而入見一冠帶者踞坐呵叱盜以鋤鍬擊之應
手而滅乃剖棺其衣片片如胡蝶飛颺取金帶攜珍
玩焚之而去盜又云於張耆侍中家疑塚得金銀珠
玉不可勝計李方叔嘗言陽翟一老媪善聯串骸骨
耆子孫使之改葬而莫有臨視者嘗以一骨一鬚示
人此夫子牙侍郎鬚也予嘗從晁之道過陽翟拜於
元獻墓下以耆事質於寺僧及其里人所言皆同也

太宗求治甚切喜臣下言得失嘗謂執政曰大禹拜昌
言至今稱之若有臣能如昔賢用心苟中時病朕豈
惜大禹之拜哉

淳化中有一縣尉上言乞減宮人太宗諭宰執曰小官
敢論宮禁之事亦可嘉也但內庭給事二百人各有
執事而灑掃亦在其中若行減省事或不濟蓋疎遠
之人所未諳耳宰執欲以妄言寘法太宗曰以言事
罪人後世其謂我何宰相皆慚服或言是雍
正尉武隆
田錫以敢言為定陵所知定陵嘗對李沆稱賞曰朝廷

政事少有闕失方在議論而錫章疏已至矣朕每因
其造膝必有以激獎之錫慮奏疏不得速達朕令每
季具所言事若干及月日以聞又言如此諫官能不
顧其身為國家真難得也

定陵東封回日獻歌頌者不可勝數而布衣孫籍上書
獨言升中告成帝王盛美臣願陛下以持盈守成為
念不可便自驕滿定陵大嘉納之召試中書賜同進
士出身定陵將西祀孫宣公累上疏切諫以為必欲
西幸有十不可至曰陛下不過欲慕秦皇漢武刻石

垂名以夸耀後代耳其言痛切者有曰秦多徭役而
劉項起於徒中唐不卹民而黃巢起於饑歲陛下好
行幸頻賦斂豈知今無劉項黃巢乎帝覽之亦不怒
乃作辨疑論以解諭之且遣中使慰勉其納諫如此
昭宣景福殿使太祖時置也始中貴王繼恩平蜀有功
執政欲以樞密賞之太祖曰此輩豈可令居權要因
命置焉二使名自此始也

五代時官吏所在貪汙不法王明爲郢陵縣令獨以廉
律身百姓公故例行賅賂明皆不受曰但爲我置薪

芻積於某處他不須也久之積如丘山民間莫曉明
因築堤以備水患太祖聞之擢明權知廣州

太宗知王禹偁文學正直自大理評事擢爲右正言直
史館滿歲命爲正字

寇萊公有將相才太宗倚任甚重嘗曰朕之得準不減
唐文皇之魏正也

真定康敦復嘗語予曰河東見所在酒壚皆飾以紅牆
詢之父老云相沿襲如此不知其所始也後讀李畱
臺集有懷湘南舊遊寄起居劉學士詩云老情詩思

關何處渾是湘南水岸頭殘白晚雲歸嶽麓濃香秋
菊滿汀洲靜尋綠徑煎茶寺徧上紅牆賣酒樓西洛
分臺索拘檢繡衣不得等閒遊據此詩則湖南亦有
之不獨河東也但留臺不著所出爲可恨也予曰典
籍自五季以後經今又不知幾厄秉筆之士所用故
實有淹貫所不究者有蹈前人舊轍而不討論所從
來者譬侏儒觀戲人笑亦笑謂衆人決不誤我者比
比皆是也敦復抵掌曰請爲我於曲洧舊聞併錄之
敦復字德本事親孝爲吏廉種學績孜孜不輟見
書必傳其家所藏往往皆是手自抄者近時服膺儒
業罕有其比焉

王安中履道中山無極人也元符閒晁以道爲無極令
時安中已登進士第修邑子禮用長牋見以道自言
平生頗有意學古以新學竊一第固爲親榮而非其
志也願先生明以教我以道曰子之志美矣然爲學
之道當慎其初能慎其初何患不遠到安中乃築室
屏絕人事榜之曰初寮又自號初寮居士其議論淵
源與所聞見多得於以道而作詩句法頗似山谷以

道弟之道後在北門與之同官尤喜稱譽之然負才自標置爲梁才甫所阻不得志乃遊京師密結梁師成遂年餘兩遷爲正字自是與晁氏兄弟絕矣旣長風憲位丞轄諱從晁學王將明迫於公議僅能用知成州安中言出己始作簡招以道相見只呼成州使君四丈無復曩時先生之號矣平日交遊以此莫有稱初寮者但目爲有初居士而已

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急引疾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下日傳都下紙爲之貴暨紹聖初牽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端當時讀者莫不失笑又自敘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儉險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辭東坡當筆故也

孔平仲建中靖國閒爲陝西提刑時晁無咎作郡下車見無咎舉到任謝表破題四句云呂刑三千人命所

繫秦關百二地望匪輕無咎嗟賞曰前乎公旣無此語後乎公知莫能繼矣豈不謂光前絕後乎
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當年未聞禁畜猫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勝言者矣

政和初凡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主字聖字王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王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主字亦行改正或曰此何祥也已而果然俚語有張王李趙之語猶言是何等人無足挂齒牙之意也宣和閒王將明張子能王履道李士美趙聖從俱在政府是時張王李趙之語喧於朝野聞者莫不笑之

政和辛卯正月上以郭家大長公主薨不御樓觀燈何執中劉正夫言長公主於屬雖尊於服已疎聖主與

民同樂不宐以此事而輟乃令所在出榜曉諭民間
再放燈五夜予時在都城親見其事

崇寧初蔡京起祠館留鑰北都有旨許過闕日朝見鄧
洵武知其必大用迎見於東水門船中畱語終日有
見其論事劄子者其大略引三桓七穆當國亂至於
亡先帝良法美意所以再至紛更者以故家大族未
盡滅也京大以爲然後京拜相洵武因對復伸前論
上頗疑之京知不可行而止黨論自此興矣

蔡京持祿固位能忍辱古今大臣中少有比者自丙戌
罷相則密求游從不宐去都城未踰年果再入至庚
寅又因星變去位臺諫論不已僅能使在外任便居
住京又欲畱連南京聞張天覺除中書侍郎乃皇遽
東下於姑蘇因朱冲內連貴璫人人與爲地撫問絡
繹至壬辰春召還第聲豔光寵邁於平昔遠矣宣和
間王黼當軸京勢少衰黼之徒恐不爲己利百方欲
去之然京終不宐去於是始遣童貫并令蔡攸同往
取表京以攸被旨俱來乃置酒畱貫飲攸亦預焉京
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爲酒方行自陳曰某衰老宐去

而不忍遽乞身以上恩未報此心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并呬攸為公無不竊笑者其後大臣有當去而不去者往往遣使取表自京始

曲洧舊聞卷第七

曲洧舊聞卷第八

新安 朱 弁 少章 撰

劉達公達奉使二韓道過餘杭時蔣穎叔為太守以其新進頗厚其禮供張百色比故例特異又取金色鯀一條與龜獻於達以致今秋歸之意或曰穎叔老老大大不能以前輩自居尚何求哉

范百嘉字子豐忠文蜀公之子也識量頗類忠文嘗宴客客散熟寢偷兒入其室酒器滿前子豐覺之起坐呼偷兒曰汝迫於貧至此勿怖也以白金孟子二與

之偷兒拜而去其後事敗有司盡得其情子豐猶不
有言聞者美之

晁之道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
前或肩輿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却問之從者皆無所
覩準甚懼謂有冤魂百方禳禳皆不能遣既久亦不
以爲事慶歷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
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箇蘿蔔精之語
語多不能悉記而其末章云撞著潭州海藏神至崇
寧中賣餛飩者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

靖康初貶死於長沙豈潭州海藏亦應於此耶然之
道語予此事時京身爲三公子踐三少領樞密院又
爲保和殿大學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每
出傳呼甚寵飛蓋相隨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諸孫腰
黃金者十有七人當此際氣燄薰灼可炙手也厥後
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
出其門然則準所見果爲蔡氏福耶否耶追思之道
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中秋翫月不知起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始於杜子美而

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華嚴寺對月陳
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望月武元衡錦樓望
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以後班班形於篇什前乎
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詠不著見於世耳江左如梁
元帝江上望月朱超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
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
非中秋宴賞而作然則翫月盛於中秋其在開元以
後乎今則不問華夷所在皆然矣

歛溪據一浙上流古爲新安郡清淺可愛沈休文詩所
謂洞徹隨清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
鱗卽此也溪西太平寺舊號興唐李太白嘗遊而畱
題焉其詩曰天台國清寺天下爲四絕今到興唐遊
奇踪更無別枿木劃斷雲高僧頂殘雪檻外一條溪
幾迴碎明月溪卽取太白詩名之也郡人以爲登覽
勝處石刻尙存而太白集中不見此詩故予特著之
陳瑩中大觀末以其子訟蔡密語言事就逮開封獄時
黃經臣監勘有旨令瑩中疏蔡京過失瑩中固辭曰
瓘在諫垣嘗論京今爲獄囚而論三公不可也上自

此每欲用之而朝廷上下皆恐其復用又曾於宮禁對左右說及權宜召之意時蔡攸亦在側對曰權得罪宗廟陛下雖欲用之如其在天之靈何上蹙頰者久之

建中靖國閒既相曾布而召蔡京韓師朴求去甚力上知不可畱以大觀文出北門未幾黨論大興凡在籍者例行貶竄獨師朴得近地京諷臺諫言之上終不從其後遇星變大赦黨人皆內徙師朴謝表云轉徙風波獨安於近地歸還里閭最早於他人上讀至

此曰我固憐忠彥今觀其表忠彥亦自知我也

厚陵待近侍甚嚴其徒讒甚煽熾慈聖殊不憚富韓公上書切諫其略曰千官百辟在廷豈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行之厚陵時雖病猶能嘉納其後聖躬康復車駕一出都人懽怵鼓舞所在相慶慈聖語其事於宰執宰執稱賀魏公進曰臣觀太皇太后陛下所以諭臣等必是聖心深厭萬幾欲行復子明辟之事此盛德也前代母后豈能有哉臣敢不仰承慈訓以詔天下臣等謹自此辭乃列拜呼中貴捲簾而

退既下殿富韓公徐曰稚圭茲事甚好何不大家先
商量魏公微笑而已

王黼作宰日蔡京入對便殿上從容及裁減用度事京
言天下奉一人恐不宜如此梁師成密以告黼翼日
遂置應奉司令黼專提舉其擾又甚於花石

中山劉元密長卿嘗爲子言宣和末親於畿北馬鋪中
見無名子題詩云花已栽成愁歎本石仍砌出亂亡
基如今應奉歸真宰論道經邦付與誰

薛嗣昌善交中貴人每有餽獻常備四副如錦椅背坐

子之類必以四十副爲率嘗對晁之道言此輩還朝

至御前及中宮須有以藉手則已用矣本閣

分十副餘十副令渠自用於家之道一廉恥乃

至於此不自知可恥又復誇我前

崇寧初苞苴猶未盛至政和閒則稍熾矣鄒子常在北
門所進山殯數倍於前緘封華麗觀者駭目江子我
有玉延行爲此作也薛嗣昌以雍酥媚權倖率用琴
光桶子并蓋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此猶未傷
物命也趙霆在餘杭每鷺掌鮓入國門不下千餘罐

子而王黼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戶 三楹蔡言
對客令點檢蜂兒見在數目得三十七秤其他可以
想見乃知胡椒八百石以因果論之尚可恕也
無盡居士少有俊譽氣陵輩行然頗以躁進獲譏元豐
中嘗上裕陵百韻詩有回看同列驟不覺寸懷忙之
句裕陵讀之大笑王岐公蔡新州惡其敢言因舒賈
斥爲赤岸監酒稅其後召還有謝啓其閒一聯云三
年去國門前之 羅一日還朝屋上之烏亦 當
時傳誦而亦不 有識者所窺也

元祐閒東坡在禁林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
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爲公呵佛罵祖
蓋欲坡薦爲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
云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
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溫公遂
止紹聖閒章子厚用爲中書舍人謝啓 以
來代言者其略有二蘇狂率三孔闊疎之語韓儀公
入相無盡自知不相合因論河患以持橐出相度河
事崇寧初附蔡京召爲翰林旋踵丞轄見物論多不

與與京時有異同臺諫示風旨乃交擊之後因星
變大赦牽復知鄂州遂於到任謝表盡敘京所更張
政事以稱頌聖德其大略云所率科嚴重鈞考碎
煩方田擾安業之民園土聚徙鄉之忍學校驅迫者
違其孝養之心保伍追呼失其耕桑之候文移急
於星火逮捕徧於里閭百論紛更一切蠲罷可謂崇
寧之孝治真為紹述之聖功又言有君如此碎首以
之表至都下人爭傳寫雖為京所切齒而自此有相
望矣

新安郡黃山有三十六峰與山陽接境在郡西巖岫秀
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圖經不著其名山有
泉其色紅其源可瀾卯劉心翁嘗遊焉題詩寺壁其
略曰山有靈砂泉色紅滌心身垢信成功不除心上
無明業祇與山閒眾水同心翁名誼元豐閒自廣東
移江西皆為提舉常平官上疏論新法勒停或云宜
翁晚得道不出東坡紹聖所以與書可見矣
論新法疏大略有云
自唐租庸調法壞五代至皇朝稅賦凡五增其數矣
今又大更張不原其本斂愈重民愈困為害凡十又
言變祖宗者陛下也承意以立法者安石也討論潤
色之者惠卿曾布章惇之徒也其語激切深至內批

云誼張三上書公肆誕謾上
或朝延搖衆聽可特勒停

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間又過於開
皇子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於
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為太平之極也

韓魏公沈厚有識量進止詳雅能斷大事兩朝定策皆
為元勳東坡祭文云二帝山陵天下震恐呼吸之間
有雷有風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蓋言其事
也

歐公作畫錦堂記成以示晁美叔祕監云垂紳正笏不

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如此予所親見故實記
其事無一字溢美於斯時也他人皆惴慄流汗不能
措一詞公獨閒暇如安平無事真不可及也

世傳瓊球三命賦不知何人所作序而釋之者以為周
靈王太子晉世以為然考其賦所引秦河上公如懸
壺化杖之事則皆後漢末壺公費長房之徒則非周
靈王太子晉明矣賦為六義之一蓋詩之附庸也屈
宋導其源而司馬相如斥而大之今其賦氣質卑弱
辭語儂淺去古人遠甚殆近世村夫子所為也俚俗

乃以爲子晉論其世玩其文理不相侔而士大夫亦有信而不疑者吁可駭也子每嫉其事故因著之予書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見而驚喜曰異哉予之外兄趙蓋宗室也丙午年春同居許下手持數珠日誦定光佛千聲予曰世人誦名號多矣未有誦此佛者豈有說乎外兄曰吾嘗遇梵僧告予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難能日誦千聲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予時獨竊笑之予仔丙午年外兄不知所在今覩公書此事則再出世之語昭然矣此子所以驚而又

悟外兄之夢爲可信也公其併書之子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異也君其識之

熙寧初議新法中外惶駭韓魏公有文字到朝廷裕陵之意稍疑介甫怒在告不出曾魯公以魏公文字問執政諸公曰此事如何清獻趙公曰莫須待介甫參告否魯公默然是夜密遣其子孝寬報介甫且速出參政若不出則事未可知是參政雖在朝終做一事不得也介甫明日入對辨論不已魏公之奏不行其

後魯公致政孝寬遂驟用前輩知熙豐事本末者嘗
爲子言當此時人心倚魏公爲重而介甫亦以此去
就微魯公之助則必去無疑既久則羽翼已成裕陵
雖亦悔而新法恪不能改以用新法進而爲之遊說
者衆也東坡曾與子由論清獻子由曰清獻異同之
迹必不肖與介甫爲地孝寬之進他人之子弟不與
可以明其不助東坡曰當時阿誰教汝鬼擘日子由
無語蔡新州將貶晁美叔謂人曰計較平生事殺却
理亦宜但不以言語罪人况嘗爲大臣乎今日長此

風者他日雖欲悔之無及也

元祐四年三月己卯銅渾儀新成蓋蘇子容所造也古
謂之渾天儀歷代相傳以爲羲和之舊器漢洛下閎
東京張平子蔡邕吳王蕃劉耀光初中孔定後魏太
史令晁崇皆璣衡遺法而所得有精粗孔定王蕃最
號精密所造既淪沒於西戎而蕃不著其器獨子容
因其家所藏小樣而悟於心常恨未究算法欲造其
器而不果晚年爲大宗伯於令史中得一人忘其姓名深
通算法乃授其數令布算參考古人尤得其妙凡數

年而器成焉大如人體人居其中有如籌象因星鑿
竅依竅加星以備激輪旋轉之勢中星昏曉應時皆
見於竅中星官歷翁聚觀駭歎蓋古未嘗有也子容
又圖其形制著爲成書上之詔藏於祕閣至紹聖初
蔡卞以其出於元祐議欲毀之時晁美叔爲祕書少
監惜其精密力爭之不聽乃求林子中爲助子中爲
言於章惇得不廢及蔡京兄弟用事無一人敢與此
器爲地矣吁可惜哉

政和以後花石綱浸盛晁伯宇有詩云森森月裏栽丹
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會須沈網取
珊瑚人多傳誦伯宇名載之少作閔吾廬賦魯直以
示東坡曰此晁家十郎作年未二十也東坡荅云
賦信奇麗信是家多異材耶凡文至足之餘自溢爲
奇怪今晁傷奇太早可作魯直意微諭之而勿傷其
邁往之氣伯宇自是文章大進東坡之語委曲如此
可謂善成就人物者也

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誦每一篇到歐陽公爲終
日喜前輩類如此一日與裴論文及坡公歎曰汝記

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
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廷雖嘗
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
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
不韻

王元之在黃日作竹樓與無愠齋記其略云後人公退
之餘召高僧道士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吾齋為廡
庫廚傳則非吾徒也
廷搏案安詠字
中可見第九卷始至訪其
齋則已為馬廄矣求
六記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

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為讖耶於是樓
齋皆如舊而命以其記龕之於壁

洧齋聞卷八

曲洧舊聞卷第九

新安 朱弁 少章 撰

崇寧初凡元祐子弟仕宦者竝不得至都城晁之道自洛中罷官回遣妻兒歸省故廬獨留中牟驛累日以詩寄京師嫻舊其結句云一時雞犬皆霄漢獨有劉安不得仙語傳於時議者美之

韓師朴元祐未自大名入相其所引正人端士徧滿臺館然不能去一曾布而張天覺於政和初欲以一身回蔡京黨紹述之論難矣未幾果罷自西都留守徙

南陽道過汝州香山謁大悲留題於寺中其略云大士慈悲度有情亦要時節因緣并也應笑我空經營雖多手眼難支撐讀者莫不憐之

或曰東坡詩始學劉夢得不識此論誠然乎哉予應之曰予建中靖國閒在參寥座見宗子士曠以此問參寥參寥曰此陳無己之論也東坡天才無施不可以少也實嗜夢得詩故造詞遣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己此論施於黃州以前可也坡自元豐末還朝後出入李杜則夢得已有奔逸絕塵之歎矣無

己近來得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咏不絕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堂奧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予聞參寥此說三十餘年矣不因吾子無由發也

熙寧元年冬介甫初侍經筵未嘗講說上欲令介甫講禮記至曾子易簣事介甫於倉卒閒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第之際君子以仁循理其勤見於將死之際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帝王之制人主所宜急聞也於是罷禮記

神臂弓蓋熙寧初百姓李宏造中貴張若水以獻其實弩也以壓爲身檀爲梢鐵爲鎗鐙銅爲機麻索繫札絲爲弦上命於玉津園試之射二百四十步有畸入榆半箭有司鋸榆張呈上曰此利器也詔依樣製造至今用之

真宗至道三年詔天下罷珍禽奇獸及瑞物之獻仁宗時亦詔不得進諸瑞物

王琪字君玉自幼已能爲歌詩爲集賢校理日仁宗譙太清樓命館閣賦明皇山水石上稱琪爲善詔中書

第其優劣琪獨賜褒詔琪成都人年七十二以禮部侍郎致仕終於廣陵

熙寧五年九月丁未御史張商英言近日典掌誥命多不得其人如陳繹王益柔許將皆今所謂詞臣也然繹之文如款段逐驥筋力雖勞而不成步驟益柔之文如野嫗織機雖能成幅而終非錦繡將之文如稚子吹埴終日喑鳴而不合律呂此三人恐不足以發揮帝猷號令四海乞精擇名臣俾司詔命

熙寧六年上以犯刑者衆欲別立法韓子華乞復肉刑

呂寶臣公弼以爲不可具論其曲折乃止

孫瑜字叔禮宣公奭之子也嘗知蔡州蔡有吳元濟祠瑜曰元濟叛臣何得廟食撤其像以裴度易之人莫不喜以尙書工部侍郎致仕年七十九終於家

熙寧末浙西荒歉杭州境內產物如珠可炊可飯水產蔬如菌可以爲菹民賴以充飢蓋前此不聞也

雒中舊有萬花之會歲率爲之民以爲擾李師中到官罷之衆頗稱焉然善結中官爲富韓公所惡新法初行師中希司農意指多取寬剩令韓公與富民均出

錢亦爲士論所鄙師中字君錫開封人也

天禧詔收瘞遺骸竝給左藏庫錢厥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爲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護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

元豐三年六月癸卯錄定州北平縣主簿李竦子爲郊社齋郎尉王奎子爲三班差使竦因開濠溺死故也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尙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是罷

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以爲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既聚而爲兵有以制之無敢爲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各安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

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餘

年蓋本於此

劉航元豐初上疏論漕汴利害又言時政五事并乞蠲除不以赦降去官原減之制誠可以通天下改過自新之路語尤切直不報航字仲通大名人舉進士頗爲蔡君謨韓魏公所知終於太僕卿

中大夫直徽猷閣安詠字信可宣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堂木瓦已爲兵馬都監拆而爲教場亭子矣信可卽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堂成多燕飲其上茲事士大夫喜稱道之信可亦喜作詩

在黃有詩云萬古戰爭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黃岡時
爭傳誦惜不見其全篇也

咸平二年秋大閱其日殿前侍衛馬步軍二十萬自夜
三鼓初分出諸門遲明乃絕詰且上按轡出東華門
從行臣寮竝賜戎服既回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奏
樂於樓下

蔡寬夫侍郎築室金陵鑿地爲池沼既去土尋丈之下
便得一竈甚大相連如設數釜者竈閒有灰又得朱
漆七筋數十其旁皆甃甃初不甚損莫測其故何也

舊聞其子擇言親道之後見諸郡兵火之後瓦礫堆
積不能盡去因葺以爲基址者甚多因悟蔡氏所見
蓋金陵故都自昔兵亂多矣其瓦礫之積不知幾何
則尋丈之下安知非昔日之平地耶

王建集有鏡聽詞謂懷鏡於通衢閒聽往來之言以占
休咎近世人懷杓懷杓今謂之打瓢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
所懷而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
耳然往往而驗會叔夏尙書應舉時方待省榜元夕
與友生偕出聽響卜至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

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會聞之喜遂疾
行其友生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
歲會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舊說歐陽文忠公雖作一二字小簡亦必屬稿其不輕
易如此然今集中所見乃明白平易反若未嘗經意
者而自然爾雅非常人所及東坡大抵相類初不過
爲文采也至黃魯直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雖
造次閒必期於工遂以名家二十年前士大夫翕然
效之至有不治他事而專爲之者亦各一時所向而

已方古文未行時雖小簡亦多用四六而世所傳宋
景文公刀筆集雖平文而務爲奇險至或作三字韻
語近世蓋未之見予在館中時盛暑中傅崧卿給事
以冰餽同舍其簡云蓬萊道山羣仙所遊清異人境
不風自涼火雲騰空莫之能炎餉以冰雪是謂附益
讀者莫解或曰此靈棋經耶一坐大笑而不知其淵
源亦有自也

陸宣公翰苑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爲一
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

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竝命則或數人合爲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爲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爲稱譽反類啓事稱美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牧守必曰龔黃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爲句循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程致道爲中書舍人嘗論之

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相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歷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爲

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祕書省國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記執政之所自錄於一時政事最爲詳備左右史雖二員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旣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闕報而已日歷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爲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也類以爲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以爲信可也

所載事蹟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誣亦何可廢予
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書於一時名臣行
事既多所略而新書復因之於時急欲成書不復廣
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歷官先後者讀之不能使人
無恨新唐書載事倍於舊皆取小說本朝小說尤少
士大夫縱私有所記多不冝輕出之予謂史官欲廣
異聞者當聽人聚錄所聞見如段太尉逸事狀之類
上之史官則庶幾無所遺矣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見之遽命中

使宣取時公已致仕在潁川以其閒紀述有未欲廣
者因盡刪去之又惡其太少則雜記戲笑不急之事
以充滿其卷秩既繕寫進入而舊本亦不敢存今世
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嘗出之於世至今其子
孫猶謹守之

唐以身言書判設科故一時之士無不習書猶有晉宋
餘風今閒有唐人遺蹟雖非知名之人亦往往有可
觀本朝此科廢書遂無用於世非性自好之者不習
故工者益少亦勢使之然也

歐陽文忠公外集載石公操推官二書言嘗見其二
石刻之字險怪譏其欲爲異以自高公操卽守道也
今徂徠集中猶見其答書大略皆譎辭自解至謂書
乃六藝之一雖善於鍾王虞柳不過一藝而已吾之
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也文忠復之曰周
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今以其
直者爲斜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
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
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於案

上以飯食 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乎不
可也此言誠中其病守道字畫世不復見旣嘗被之
金石必非率爾而爲者卽其答書之詞而觀之其強
項不服義設爲高論以文過拒人之態猶可想見稱
推官者蓋在南京時也計其齒方甚少不知後竟少
悛否然文忠公誌其墓與讀徂徠集二詩盛道其所
長亦足以見公與人不求備也近歲有一二少年雖
開言有可喜者而不肯循蹈規矩好奇尙怪遇事輒
發其書字尤任意本欲以爲高而不知自陷於浮薄

文心公之言真

車之茲

王文正遺事稱有

勿時

山中有公姓名

二字弟旭乘閒問之公曰夢

以墓誌上寫吾不

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實嘗有是矣龐莊敏公

帥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聞天象

成文云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有三

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自作詩紀其事云冬至子時

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願以寬

意輔至平手緘之是日齋誠密記其詩後藏其管孫

益孺處余嘗親見之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

自慶歷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

聖源三公俱為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

遠矣而告人諄諄若此理固有不可盡詰若以王文

正之事準之可以無疑矧莊敏公決非妄語者乎

舊制二府侍從有薄罪多以本官歸班朝請而已初無

職掌然班著請給竝只從見在官初不以所嘗經歷

為下也熙寧中蘇子容丞相為知制誥坐繳李定中

丞御史詞頭罷職以本官歸班凡歲餘雖大寒暑風

雨未嘗一日移告執政有憐之者諭使請外官閒局
蘇公曰方以罪謫敢求自便乎一時士大夫以此益
推重之元豐以階易官此制遂革凡侍從以上被謫
奪職非守郡則領祠無復留京師者政和中劉器之
既復舊官領祠然纔得承議郎所至與人敘位必謹
班著不肯妄居人上一日謁鄉人趙峻朝奉坐未久
有張基大夫者繼來劉與之敘官張雖辭讓既不獲
又不知避去因據上坐劉歸之明日偶微病人有候
之者曰比謁趙德進坐於堂中適張基大夫繼至吾

官小宜居下遂坐德進傍正當房門之衝風吹吾項
遂得疾客至必以此告是亦不能不介意之辭也近
歲嘗任侍從者雖被奪職亦偃然以達官自居凡遇
庶僚必居其上無所屈則非復責降之本意矣其亦
未聞蘇劉二公之風哉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曲洧舊聞卷第十

新安 朱 弁 少章 撰

仇念徽猷自言頃年嘗為東州一邑宰晨起視事方受牒訴有鸛雀翔舞庭下驅逐久之方去明日復來仇心異之遣一吏跡所止而觀其為何既出城數里所見一大樹鸛雀徑止其上視其顛則有巢焉數子啁啾其中其下方有數人持鋸斧繩索將伐之者吏遽止之且引其人與俱見仇問伐樹何為曰為薪耳又問鬻之得幾何曰可得五千仇即以己錢五千與之

且告之曰是鶴連日來意若求救於我者異類而有知如此爾不可伐不然且及禍其人遂去因不敢伐凡以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竝謂之使相唐制皆簽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敕尾存其銜而不簽但注使字漢初有假左丞相曹參之徒悉嘗爲之皆以將軍有功無以復賞故假以宰相之名而不得居其位是亦唐以來使相之比也漢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爲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蓋亦姑使其儀秩得視三公而已是亦假丞相之類也然

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爲文官驃騎車騎衛將軍與四征四鎮及諸大將軍開府者爲武官宋齊以後循之不改唐初以爲文散階雖三公三師亦必冠以此號李涪著刊誤嘗非之矣本朝因唐無所革元豐官制旣罷正合創名之意而文臣寄祿官亦存之然無生爲之者惟以爲贈官予謂開府儀同三司本無文武之別今若文臣貼職至觀文殿大學士寄祿至光祿大夫以上欲優其禮秩者亦可加以開府而許綴宰相班則合古之遺制矣

特進起於西漢凡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乃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光武時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秩定禮魏以後皆有之唐以爲文散階元豐官制以爲寄祿官亞開府國朝常以侍從貼職與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任者爲宣徽使元豐廢宣徽使不置政和以後二府與侍從官職已崇無以復加則特旨依見在執政子謂凡此正合加以特進之號使綴二

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可也

彭器資尙書汝礪熊伯通舍人本皆鄱陽人也其父竝爲郡吏而二公少相從爲學彭公旣魁天下聞報之日太守卽諭其父罷役且以所乘馬及導從并命郡吏送之還家鄉閭以爲榮其徒相與言曰彭孔目之子旣已爲狀元熊孔目之子當何如次舉伯通亦擢上第時前守已替去後守悉用前例送熊之父還家自是一郡欣豔爲學者益深每科舉嘗至數十人曾子固性矜汰多於傲忽元豐中爲中書舍人因白事

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真天下奇才也曾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荅語同列曰我道休撩撥蓋自悔失言也徐德占雖與子固俱爲江西人然生晚不及相接子固中閒流落外郡十餘年迨復還朝而德占驟進至御史中丞中丞在法不許出謁而子固亦不過之德占以其先進欲一識其人因朝路相值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敘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領之而去

王將明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價故當時爲之語曰三千索直祕閣五百貫擢通判

磨勘之法庶官則自具脚色家狀陳乞於有司侍從以上則有司檢舉施行東坡守穎時有劇賊尹遇者久爲一方之害朝廷捕不獲公召汝陰縣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禽此賊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直方受命惶怖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旣謀知遇所在則躬率衆往手戟刺而獲之東坡卽條上其功狀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東坡復爲言

於朝請以年勞合改朝散郎一官為直方賞亦不聽
後吏部以東坡當遷以符會考東坡自謂已許直方
卒不報近世士大夫徒見東坡不磨勘妄意其以是
為高多效之者而不知其自有謂也且既已仕矣不
磨勘豈足為高使東坡而出此何其淺耶司馬溫公
辭樞密副使章自言臣自幼時習詩賦論策就試每
三年一次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耶蓋天下自有中
道過猶不及也夫以溫公為是言豈害其為廉讓而
更求加之未見其非節詐邀名也

今之中散大夫即昔之大卿監也舊說謂之十樣錦受
命之初不俟赦恩便許封贈父母妻一次一也妻封
郡君二也今為今為不隔郊奏薦三也奏子為職官四也
今為從仕郎乘馬許行馳道五也馬鞍上施紫絲座六也
馬前執破木杖七也宴殿內金器且坐朵殿上八也
身後許上遺表九也國史立傳十也

為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衣冠以為榮事李文饒
獻替記稱開成二年自浙西觀察授淮西節度國朝
二百餘年未嘗有自潤州遷揚州者况兩地皆是舊

封倍懷榮感蓋其父吉甫亦皆領揚潤故也本朝如此比者亦時有之多見於謝上表啓紹聖中歐陽叔弼斐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其謝宰執啓曰惟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老吏幾希尚守朱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翟公異自翰苑出守會稽其父思之舊治也其謝表曰惟昔先臣再臨東越豈期暮齒乃輝前修朱邑世祠猶有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

之餘皆謂是也

韓玉汝丞相喜事口腹每食必殫極精侈性嗜鳴必白者而後食或以他色者給之輒能辨其非世以爲異然此事古人固已有之晉史苻堅從兄子朗國破歸晉司馬道子爲設盛饌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鶩肉知白黑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咸以爲知味與玉汝白鴿事正同此非有

法可傳蓋獨得於心故能默契如此天下之至理固有獨得於心而默契聖賢於千載之上以此推之殆無可疑但不能章章如是故信之者寡耳

石林公嘗問予兄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字公知前此固嘗有此否惇濟曰非獅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獅子吼本錢氏賜名國朝因之石林既爲春秋書其別有四其解釋旨義曰傳其訂證事實曰考其掇擊三傳曰讞其編排凡例曰例又問曰吾之爲

此名前古之所未有也惇濟曰已嘗有之石林曰何也惇濟曰吳程秉逮事鄭元著書三萬餘言曰周易摘尙書駁論語強得無近是乎石林大笑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漢書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是也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諷靜聽而不聞子美之婦爲韋氏也如此比甚多柳子厚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近歲之俗不問行輩年齒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

從之至儕類相狎則又冠以其姓曰某丈某丈乃反
近於輕侮也

范元長侍讀呂申公之外孫也余在館中時以史館修
撰寓直祕書省嘗言申公作相時從官白事倨坐對
之張九成子韶遽曰若審如此此時從官吾之所不
能爲也范不能對余爲曉曰前人謹行輩凡值父叔
之執友便以子姪之禮事之而爲父行也亦偃然以
父叔自居當其跪起不疑而況坐立之間乎世旣以
爲常則人亦莫以爲非此禮旣久廢故驟聞之若可

駭耳申公素貴於朝當其爲相固已七十餘矣則時
之侍從孰非其子姪輩者坐以對之必是爾申公豈
以貴陵人者乎范以爲然予幼時隨侍猶及見客有
初相見者必設拜褥雖多不講拜而遺風尙存近世
不復見矣長幼之序人之大倫也而廢之風俗安得
而淳耶

西漢之爲丞相者有就國有免歸有自殺有伏誅而無
復爲他官者惟哀帝時孔光免丞相博山侯後久之
復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月餘爲御史

大夫未幾爲丞相復故國御史大夫乃多復爲他官
韓安國免後復爲中尉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翟方
進左遷京兆尹之類是也東漢光武卽位之初以讖
文用王梁自野王令超拜大司空俄以違命將斬之
赦以爲中郎將自是終東漢之世去三公而復爲九
卿郡守者不可悉數矣唐宰相旣無定員又多以他
官兼領以故用之亦易多自下僚超拜同時或至有
十七人及其貶責亦無復禮貌武后時李昭德以鳳
閣侍郎平章事後貶欽州高賓尉俄復召爲監察御

史吉頊自天官侍郎同平章事貶琰川尉狄仁傑自
地官侍郎同平章事貶彭澤令此其尤甚者也中葉
以後雖罕此比然李揆嘗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貶袁
州長史後以試祕書監江淮茅疾家百口貧無祿旬
食取給牧守和厭恩則去之常袞自門下侍郎平章
事貶河南少尹崔祐甫兩換秩姜公輔自諫議大夫
平章事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謁宰相求官聞德
宗怒未息懼而請爲道士復爲泉州別駕凡此雖不
及武后時貶黜之遽然頓辱之亦已甚矣豈復以大

臣遇之耶

土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汙飲食無惡一
 無有二自少時則然蘇明允著辨姦其言衣臣虜之
 衣食大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為不近人情
 者蓋謂是也然少喜與呂惠穆韓獻可兄弟游為館
 職時王汝嘗率與同浴於僧寺潛備新衣一襲易其
 敝衣其浴出俾其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荆公
 公固初不以為異也及為執政或言其喜食
 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嘗有擇於飲

食何忽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
 狎脯耶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
 復問之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匕筯處夫人曰明
 姑易他物近匕筯既而果食他物盡而獐脯固在而
 後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見
 其太甚或者多疑其為云

洞窟聞卷第十

